#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

## 詹事府二

### 春坊庶子



### 諭德

屠應埈　張元忭

中允

李　貫　趙　文

林長懋　景　暘

廖道南　孫紹祖

李學詩　秦鳴夏

陳　謹

贊善

李希顔　王汝玉

陳　濟　梁　潛

陳兌　徐棐述

羅洪先

司直

汪敝

司經局洗馬

尹襄　楊傑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

左春坊左庶子鄒公緝傳　　黄佐

鄒緝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幼力學博極羣書爲文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䇿仕星子縣學教諭華除年删用薦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紳友善皆能敦行以率諸生　成祖初即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左中允國子闕祭酒屢奉　命署監事永樂庚子北京行部鄉試偕侍講王英爲考試官讐校精覈多得名士秩滿陞左庶子仍兼侍講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歲癸卯九月卒於京邸緝居官

勤愼小心北監初建緝著事多所建明以文行受知於 成祖嘗患背疽 上特命中官齎醫往療仍賜名藥每 朝廷有大事大疑緝務持正論與衆辨難不苟爲異同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論患難必極力濟之性澹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祿食三十年儉素不改布衣時其嗜學如饑渴之於飲食見異書必露抄雪纂躭玩群籍意裕如也及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千卷自號素庵所作詩清勁可法有素庵集藏於家子循爲翰林待詔宣德八年嘗受 勅命循乃上疏自陳臣父緝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官春坊

事　皇帝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
陛下以孝治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羣臣必寵及父
母　賜之誥勅顧臣二親早没不獲生受　誥命之
榮今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愚誠而特
賜之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曰永樂八年　皇
祖北征胡虜命朕居守北京特科恒在左右所言皆
止益良臣也其特與之〻勿為例

左庶子周公述傳　弟孟簡附　王時槐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甲申述與從弟孟簡並及第成祖皇帝特　賜親閱試策手書述卷曰瑰瑋之文充實之學書孟簡卷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並授翰林編修入文淵閣讀中秘書述預修永樂大典扈從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讀從　皇太子居守南都　上諭述曰汝素重厚進途尤資匡弼　太子雖聰明純謹然知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捄厥意　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於人心述力為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

秩如故正統中謝病歸孟簡在中秘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一日　詔擇文學端愼之士侍臣以孟簡進侍　命孟簡爲襄王長史侍臣密奏宜留孟簡備顧問　上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儒雅未嘗見疾言遽色尤篤交誼孟簡謙厚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兄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周君旋墓表

蕭鎡

周君諱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泰壬申懐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舊官授奉政大夫又明年是爲景泰甲戌正月二日夙興方盥櫛造朝忽得疾遂卒君曾祖德銘祖恩賢父大順皆弗仕大順以君貴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安人君六歲喪父未冠又喪母煢然自立入郡庠爲弟子員即奮發刻苦於學輩類咸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

勇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　詔選庶吉士俾積學　中秘月爲文章而考其成君既在選首遂日夜進學不厭其業益修其名益重同考壬辰會試得今春坊大學士劉君儼所作大稱賞擬寘高等同事者沮之君不平爭之愈力已而　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君疾在告久之還朝遭　今上即位慨然歎曰安夏攘夷此其時也上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　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有

過從者與至即歡留之奕棋賦詠忘其日之夕也爲文章恥陳腐務出己意爲奇語每月作輒呼酒引滿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求者接踵於戶而君應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國朝自洪武辛亥以來至正統丙辰六十六年之間凡二十設科狀元及第者蓋二十人率皆磊落瑰偉之士其間位公卿處省翰建功立業往往有之然韜埋沈滯未及一命之遷而忽焉以沒者豈少哉君自少即有志於天下及遭其時意謂可行也不幸困於疾既疾之平乃不克少延以竟所願豈人之君

于天之小人之說果然歟抑修短豈專幸不幸固自
有命哉然而歟歷侍近進大夫之列其文章事業又
卓卓著當時名後世如此祀之他人蓋可以無憾矣

左春坊左庶子張天瑞傳

張天瑞字天祥山東清平縣人成化十七年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與修　憲宗實錄陞侍講充經筵講官改右中二兼侍　今上於春宮為講讀官秩滿陞左春坊左庶子與修資治通鑑纂要弘治十七年八月卒特賜以諭祭天瑞天資絕人為詩文數千言常信筆成篇不復檢竄對客與閒居無異其言妙釋古今他人竭思者恒不及見者莫不驚服人或有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則以限百篇使成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自負才人

求不爲詩也其蘊經濟而不及施人甚惜之云

左春坊左庶子董公承叙傳

董承叙字士疇其先隨州人元季始祖避兵居沔陽遂爲沔陽人承叙方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餘歲通經史百家言登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壬午授編修乙酉以父中憲憂倚廬哀毁遂致羸病服闋買舟至清源聞大獄起且念兄承德繫處乃嘆曰此尚可逐逐徇祿仕哉卒帆而返未幾承德歿矣人咸服承叙之爲智且孝壬辰北上充 經筵官甲午充講官時 上御文華殿承叙進講周書立政篇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忠詞意婉切上改

春職爲乙未充會試同考官陞右春坊右中允丙
申以重書歷朝　訓録成陞司經局洗馬仍理司業
事承叙爲司業嘗疏明監規五事飭學政六事上之
旨鑒堅可紀祭酒呂柟以推明正學爲已任乃討樂
律與典禮崇先王之化承叙之志咸與協合柟喜曰
天作之合吾教其有興乎已亥　上因正冊儲位乃
進承叙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慎輔導之
選也庚子奉命主順天鄉試撤棘之旦莫不以得士
稱權貴子弟被黜者或搆之承叙弗理久之恬如也
壬寅以先墓歷歲弗省具疏乞假歸未幾卒　上

賜諭祭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祖嫡行狀

陸可敬

公諱祖嫡字胤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有諱汝錫者　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　復從文皇帝靖難戰歿白溝河歿授其子悅河南信陽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司馬恕平荊襄寇有獲雋功進世爵指揮僉事端生璃璃生詔是為竹里公竹里公文武有大畧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率才公有事驟委用而竟坐是取忌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後以公及

子廷世貫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褒累進封淑人是爲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於衛署左右彷彿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往省竹里公於獄吏抱從竇入公大詈而啼聲聞州治守異之躬往撫摩俾敉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何慮稍長口誦數千言父師課以對句咸脫口破的嘗從竹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繇嘗隨春槔鶯花入古山之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成之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輒屈其儕輩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吿臺使者每見公文咸歎爲

國器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御衛治喪哀毀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於是哀淑人悉裒集竹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世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吾祖父血肉靡草野以獲有世爵而絕於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將畢殁垂十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微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逡遊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去鉛槧事且誓於神曰父冤白而復術進取者有如川遂走　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冤事下大司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訓以判冀進秩非邀功欲

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抆淚抗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兆塋耶所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從臾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俟試期公以前譬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不記而母完而父逋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襦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流涕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辛未舉進士當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諂媚語爲白

誅討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且言房稍入相則汾陽
滅聲樂京兆去騶從以諷執政執政不懌下其等幾
殿三甲時諸少宰大殺與讀卷親語公其故俄改翰
林院庶吉士呂文簡爲諸吉士師督課甚峻顧獨推
重公時時謂諸吉士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待
文執絕人而已居久之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詈吏部
椽椽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爲太宰意諸吉士
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
手札下僚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
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競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

奮言以吉士而毆胥部掾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爲詞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于言良是吾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以 上即位覃恩進竹里公廣威將軍袁淑人封恭人而公是時已浩然有歸志矣明年奉 詔冊封韓藩以袁淑人歸使竣事又明年以袁淑人趨復 命遂復奉以北是年與修會典丁丑分典南宮試甫竣事而袁淑人歸亡何公亦歸家居且三年以纂修之役復奉袁淑人以北

明年　詔管理文官誥勅是歲延世始襲世職以詔
試與等牒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壬
午　皇上第一子生奉　詔誥　慶淮益三府而淑
人卒奉祔於竹里公兆塋建堂廬居其側服闋遂具
疏乞休於時政府四先生咸力尼切上且各以書趣
就職而荊石王先生開諭尤懇雖可叙亦數移書勸
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爲雪先將軍寃耳　先帝已
白將軍寃　主上又以延世遼左功晉世爵指揮使
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耶抑風木之悲自人
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悒鬱以卒之心及袁淑人枕與

六往返之心思之似姑俛勉一出於義爲尤且復以
華除舊疏爲勸華除疏者言　建文君及　景皇帝
實錄事公初入史館時私念　國朝史事之闕無大
於此因具疏請及時釐正而江陵公力尼之公怏意
而止然終未嘗一日去心也於是公悟復趣駕以北
俄遷國子司業遂以前疏上得　旨許重錄　景皇
帝事而　建文君事姑止毋議蓋終以事關　成祖
云明年遷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修撰纂修玉牒九月
扈　駕閱壽宫賜四品大紅羅衣一襲時廷世亦遷
神機十營佐擊同受賜觀者榮之明年復分典南宫

試九月典武試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惋頗甚因復具疏乞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戰往過之力以寺碑爲請公訊寺所由則　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　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聞內也忽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鏹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　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脊釁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可叙茲

事不嘗聞上耶然懼弄　聖毋意且奈何可敬言玆
事外庭所創見盡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
先生亦相顧嘆咤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廷世奉
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
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
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
是然雅尚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
歲餘而趙先生入內閣方與諸公謀强起公而公歿
矣書僅六十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誌墓表

楊士奇

君姓林氏世爲侯官人父興母游氏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鍔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沉潛於學涵浸渟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

巳　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
五經大全書成受賜賚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
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修撰甲辰陞侍讀考順天
府鄉試未幾備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
洪熈元年　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侍讀封其母妻冝人宣德元年赴應天府鄉
試預修　兩朝實錄未成尚黙得熱疾更數醫弗效
數月卒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熙齋黎公括墓碑

楊士奇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謁告歸淸江得疾卒於家嗚呼黎君之擢第也爲良進士入風憲爲良御史於長民爲良郡守於近侍爲良輔臣柰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曾大考允誠大考惟琇考宗瑞妣鄒氏以君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諱恬字潛輝天資淸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剛永樂壬辰擢馬鐸榜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內艱去服闋除陝西道監察御史以正直揚風裁歲辛丑朝廷以天異

求言羣御史同上章實君具草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上曰御史言是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於上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君得交阯南靈州尤僻遠君怡然曰聖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其民如子民皆父母師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反其衆日盛總帥王通孱弱不能制爲吏所脅遂矯制三司郡縣官吏悉解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及協謀者皆坐法朝廷以事不出於衆悉置不問宣德七年士奇率同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爲右春坊右諭

德授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旨入翰林與纂述考
最賜誥追贈其考妣預修宣廟實錄同充經筵官奉
命考禮部會試者二用心公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
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既展墓樹碑墓側退而洽
其親戚鄉里懽甚將行得疾醫藥久弗效以正統三
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君篤孝友之行
而磊落有大志耻屑屑流俗事學博而正論議沛然
為文章波瀾藻麗而根於理存心公平於論人之邪
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心公務未嘗苟且非其人
弗與處容色潔白如玉儀度恭肅人不可犯而雅度

灑落貝朋勝友卒然邂逅詩酒倡和酬酢𣣣極懽爾

罷其藏修之齊名熙熙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 諭德梅菴先生趙公琬行狀　　商輅

公姓趙氏諱琬字叔琰系出宋宗室魏王德昭之後父敏善以公貴初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再贈奉直大夫左諭德母陳氏繼母戴氏俱贈安人進宜人公生而穎異自幼凝重不好嬉戲讀書數過能背誦八歲出就外傅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十歲值母陳氏喪哀毀如成人十四補郡庠生永樂辛卯歲以詩經中京闈鄉試第二人時考官評其卷有云經學則融傳註而成文策問則據事對而敷答簡而且明詳而不冗非有學者不能也明年會試春官中乙榜授浙之

奉化教諭甫半載代還調閩之德化公善於訓廸士
子翕然向方閱七寒暑以父憂去服闋除保定之慶
都未幾聞繼母戴氏喪去復除山東之金鄉皆教諭
宣德甲寅歲用衍聖公薦赴京辭三氏子孫教授職
弗就遷翰林院待詔明年陞北京國子監司業階承
直郎已而　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正統甲子春三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易之文言翼日　賜織金
紵絲羅衣各一襲賜宴於　奉天門明年陞左春坊
左諭德階奉訓大夫已又　命公兼　經筵官　賜
織金紵絲衣一襲白金三十兩鈔三千貫景泰辛未

二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書之泰誓　賜織金紵絲羅衣各一襲及紗帽犀帶復　賜宴於　奉天門公深自感激歷陳七事皆學政當務　上命禮部議多見施行是歲冬得疾醫莫能效遂卒享年六十有五公手姿秀偉言詞動止雍容閑雅所著詩文渾厚典則類其爲人其教學者每以古人嘉言善行諄諄開導故所至人化其德久而益親在太學十有七年規矩整飭修德講學教人有序始至嘗議修朝安定湖學之教職居佐貳勢莫得行公處已甚儉而急於周人之急太學諸生中有親在遠弗及養者

必致書其郡縣俾存問之貧弗能娶者助其貲爲擇配婚之喪弗能舉者厚賻之設藥房選諸生知醫者五六人領其事以己貲置藥物其中以濟人之急又買地都城之北環植萬柳名萬柳庄設義塚以葬凡喪之不能歸者其於師生恩義可謂兼盡矣然好善惡惡之心太明諸生有善行者曲加禮遇至忘其勢分敬之如賓或少有過差則色色待之過而弗改者還絕之至弗與言其多取怨於人以此在慶都金鄉時嘗考山東山西鄉試及禮部會試在太學兩奉命代祀鄒魯及會稽諸祠所至竭其誠敬於民秋毫

無擾曾王壺公爲人親書裡祀二大字并爲文述之
而會稽諸鄉老亦爭爲詩歌稱頌其美公每與人言
必及聖賢事業忠孝大節勢利事絕口不論蚤夜汲
汲惟以教育賢才爲巳任聞有司官失職則日此我
輩與教者之罪也其忠厚謹飭終始無閒焉

厚交 門有 介入 關自 矢臥 時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王時槐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　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侵緬何頗崛驁負難其行戩被　命即從兩僮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颶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　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須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

若有[illegible]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懷

初戩王交交地若癸昇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illegible]

以其扇遺之交王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

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飛配胡氏早有數請置貳室

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鍤既荷莊叟之骸如遺

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 諭德東溪沈先生壽墓

顧清

先生諱熹字艮德姓沈氏別號東溪蘇之長洲人也先世以醫事宋家汴京有諱某者當建炎初扈駕南渡始家於長洲思陵親御翰墨書艮惠二字賜之時稱爲艮惠沈氏六世祖元醫學提領諱瑛生彥才爲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德輝生日章曰章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是爲君祖以潛生宙字孟循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是爲君父妣楊氏封宜人先生其仲子也少穎異與兄方伯公杰自相師友並有聲庠序閒成化丙午以易經薦

南畿弘治癸丑擢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試文
優等閣老義興徐公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咸器之除
國史編修教內書館嚴而善誨諸生皆敬愛之癸亥
校正本草以先生家學命為總裁始就局閱檢人欲
假以倖進即上疏力辭人稱其有執乙丑修　孝廟
實錄充纂修官已未封安南王　命為正使據經執
禮凡餽遺悉不受交人尤憚服焉使還滿三考陞侍
講充　經筵講官已巳　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
右春坊右諭德丁內艱起復忽遘疾乞歸疏再上乃
得請仍諭以即來乙亥四月九日竟不起年六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倫公文叙傳　黄佐

倫文叙字伯疇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五歲時與羣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弘治巳酉以儒士就試巡按御史刷南得其卷於遺材中嗟異之入試果中高等肄業太學已未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爲世所推重乙丑武宗登極須朔安南充正使會丁外艱歸不果行庚午起復充　經筵講官尋推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壬申九月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知諷語癸酉春進修玉牒考覈惟詳是秋被　命主

考應天府比還得病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天性純厚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為君子篤於孝友甘旨必盡而室無私財雅有弘量未嘗與物競尤能伏大義贍族黨恤孤寡既以文章連擬大魁人皆期為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為文宗韓楊悠長宛轉類其為人居常以書史自娛手不釋卷尤善教子長以諒字彥周鄉試第一辛巳進士入翰林累官南京通政參議次以訓字彥式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卿文叙如已官禎悟過人詩文立筆而就汝監待士以覓養病卒於家次以誂登進士尚等

南京兵部郎中父子三元海內衣冠盛事未能或之先也

屠論德應埈傳

戚元佐

屠公應埈者康僖公第六子也字文升平湖人少疎朗曠達不繩細行一出語輒驚其先生長老初以父蔭入太學旣而見其兄應堪應坤皆列方面金紫班獨以閥恩貴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公自負倜儻意不下一世人而屬中秘淸燕羅百氏言盡讀之其學益巳閎大窮變爲文善比事屬辭陳誼類情縱横子史經傳而宗本于長詩法凡澗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操其勝於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巳下

之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子潛晉江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公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論又館中諸吉士盡負才名與公鴈行而列公寔銜官命之方其居常賦咏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爲美及公胱棄出羣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徃徃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似他事罷去巳調

禮部主事歷儀制郎中諸 郊廟典禮多所裁定癸
巳改翰林修撰同 校列聖訓錄成賜宴 謹身殿仍
賜金幣進侍讀己亥轉右春坊右諭德時 春宮初
建大簡宮僚廷臣無不覬倖以進卒亦有倖進者故
給事中御史以爲言公進已久無可言而忌才者慨
橫及之章一再上罷免者十七人而公獨以稱其位
罷於是人情籍籍以公輔望之矣公雖獨當憒憒當世
之不見知也力求解職歸疏四三上得請歸則疾作
數年不能起先是 天子大狩承天儒臣扈從有
司供帳具飾酒甚備然從官夥不能辦先至者縱其

豪有力奪之及䟦至清顯覔闕然不給公常與所知牧民舍以止或枵腹馳數十里倦臥沙際或冒風雨驍騾甲馬中夜聞聲擬擬車轂擊逐徒但驚失僕夫互相呼移時乃合勞頓如是者踰月之半因得奇疾交趾弗靖不臣貢者且二十年所　詔廷臣議才望者使往論廷臣議以公應　詔公奮然曰人臣無橫草之功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聲萬里外吾之願也而議乃寢不行然公志寔壯矣公前時好爲奇節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亂又愛近女伎庭多稚齒娭婿稅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

皆然或云愁令損真公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不自廢退即病能勉留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可勝惜哉所著有蘭暉堂集行於世余嘗論　國朝二百年來吾嘉肆詩文者無慮數十百家然卒承宋元遺習間有悟而自拔者學不充其量才不絢其采以稱大方則難而遇公詞壇之上不免盡俯於下風矣但公志未艾長算屈於短日可勝恨哉子仲律廬州知府叔芳山東副使孫謙山東副使棠甲子省試貢士大壯戊子順天鄉試貢士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元忭墓誌銘　　王錫爵

太子左諭德張君諱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其先蜀之綿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君君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君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熟嶽負意氣數矢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君進爲誄詞慷慨泣下需衿太僕公乃色喜

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
聞王文成良知之説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
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
有真曲士抱蟲蛀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
風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益太僕
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畔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
從吏訊君身被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
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
復及門血縷縷減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
年來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

以遺逢　聖明釋蹻取上乘原期有以自樹日索
筆守宮下逮罪金匱寶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史
臣弟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君獨
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稽記之戶外屨常滿毋抵
掌論天下事不爲苟從尚論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
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於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
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春　官教習內書堂君
曰若曹晨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物絜智蘇非
人乎乃取中祭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詠吟令歌之
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今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

因士臣蘆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稿闇
漫筆中已過家省太安人太安人趣君行復命君行
固不樂比出境忽心動馳歸五日而太安人病不
起矣人以爲孝感云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涖理武英殿充經筵講官
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孳孳稽學曠愉受
講臣風勑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迎　宸聽非夫也
每㗲㗲然盥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　上御經筵
恩君即疏白太僕公冤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
詔予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得　旨格不行

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令卒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次爲後蓋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酬志以殁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慘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暱君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

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
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婾婀事人然坦焉胸中
肅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君之進也出江陵門
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鶩鳴而君不隨不激
有以自守嘗語余曰某門人也卑囊自簡之事當以
待他人乃若喪請罰病請禱某即死弗爲之矣里居
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
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邈人至今
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
所嘗弗進比卒藥欒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

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君君拊之恩義隆備兩弟怙君忘父之亡也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君弗及蕃君行誼力追古人雖他多類是其文章舂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君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搓開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越人為余言始君族中蕃夢文昌降而君生其後龍山鳴而君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吏夢文昌

陞而君亦始終殆關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數以生君而又亦君竟使功業不顯何也然君既亦而學士大夫之推轂君滋甚僉謂　明與大廷首與諸碩哲位不過五品而名垂天下唯一峯梓溪念菴三先生得君而四之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夫三先生皆黜輒不遇世故其名彰而君優游金馬門名輙與三先生埒詩不云乎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君子亦務闇修質行而已奚必奇節哉

中允李貫傳

李貫江西廬陵人華朝庚辰進士第三人爲翰林院修撰北師入都貫歸附復官　文皇一日持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之凡關係軍馬錢糧者畱數語涉干犯者悉焚之旣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亦宜有衆稽首未對貫獨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濃亂政之臣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爲遮

諫也貴後陞中允以姻家累坐罪下獄死

## 中允趙先生文傳

先生諱文字煥然世爲山東齊河舊族父處士欽母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極聰慧九歲充邑庠生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貢入太學季考卒占上列洪武癸亥　詔選堪爲人師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太祖皇帝面諭諸生若不耻下問三年來朝皆爲老儒矣遂注四川重慶府巴縣學教諭授　符一勑一奉二親遵陸由漢中以往抵任正身示教而於課試訓飭之條亦備且嚴諸生化服三載考績復任仍奉二親泝荆江而上間關萬里孝養愈篤歷九年所教

士取科第甚衆乙亥陞徽州府學教授會處士君卒哀毀踰禮不用浮屠法貸地安厝於歙東關服闋赴京上書自陳母老乞一資於鄰郡以便養遂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學教諭食教諭祿永樂元年以例赴京復除徽州府學教授母卒旦夕悲泣以親喪在淺土乃竭力定卜於星洲馬尾山祈雨瑞奉二親葬焉服闋還齋河祭掃祖墓至京師歷事刑科參駁一年授湖廣岳州府學教授先生凡歷三學恪守教法罰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安若都憲程公富輩皆弟子也辛卯　詔吏部退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蹇公

公義以先生名上　太宗皇帝召至御前面諭授左
春坊左中允賜宴俾輔仁宗皇帝於東宮先生被知
遇夙夜惓惓惟懼弗稱進講經史敷繹明盡應　制
有作悉寓箴規　睿吉嘉獎癸巳正月二十日卒於
南京年五十有四

前春坊中允林公長懋傳

林長懋字景時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十八年擢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長懋以老成自處凡小愆違多所匡救 仁廟崩從臣趨從東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即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鬱林州因上言宮僚遷擢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爲部屬一爲監生路逢毋喪嶺降繫鄭京職忤旨下錦衣獄一繫十年溫習不輟 英廟登極遇赦之官以恩信撫下自奉清儉年

六十卒於官無子長懋爲人剛嚴稍狹非其人不交侄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進絶不與通性耽書手不釋卷爲文質而有味

## 景中允暘傳



景暘字伯時少産揚之眞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稱稱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

測又不容以褻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寒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賤　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旣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刪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心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之巳夫語弗愼爲誇爲毀訾爲誕爲凡近爲謟爲易爲餂爲詭行巳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愼爲兄弟妻媵妾女淩童僕輿皁里閈婚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習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

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賞罰令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為講官當進講必遜循齋沐覩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為多士範非君不可盼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

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待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會南京國子司業事將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

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將毋升監乘一光犢蹀
蹀行旁觀者若不能堪愒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
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理
專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
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
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爲傳
不得職至哭泣以夭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
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愒爲詞以自寬責
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
唯身家是營闒愒之言可以愧夫矣

廖中允道南傳　　胡直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登正德辛巳進士嘉靖改元
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四年纂修明倫大典成陞中允六年陳洪範以懋聖
學因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星變
日食應詔陳言進靈雩賦九年奏遵諭以陳舊制中
明祀典又陳末議以禋典禮得毀夷鬼淫像罷姚廣
孝配享　太廟移祀大興隆寺又奏稽古樂以禋盛
典進大祀圜丘賦十年彗星見陳議修省及議崇典
禮等事有詩賦進中明　宗廟大典有頌進又中明

神祭及稽古禮以崇帝籍賜甘霖進寶露頌祀方澤
進方澤頌又進　帝苑農蠶賦十一年進　聖駕臨
雍頌進景德崇聖頌十二年坐不代講論徽州府通
判十三年取回復職賜大報歌進和奉御札和聖製
鍾粹宮步虛詞進九五齊恭默室頌十四年丁憂該
禮部爲進呈訓錄事吏部查奉欽依廖道南制滿陞
一級用十五年紀祀典有頌十八年　世宗駕幸承
天恭紀盛烈有頌又奏恭紀瑞應以彰天貺有諸頌
進言官拾遺者聞任十九年奏昭聖謨以崇國本二
十年奏恭述聖謨以懋昭聖政進獻頌歌歲其前後

奏章俱蒙欽依褒譽所進和詩詞歌頌箴賦悉蒙留
覽付史館二十六年卒於家

右春坊右中允孫君紹祖墓誌銘

君諱紹祖字遠宗別號我山其先直隸廣德人高祖諱福二者從戎振武衛始家於代曾祖諱才隱德弗仕祖諱勝贈光祿少卿考諱墇以易鳴代領弘治壬子鄉薦贈檢討生子五人長紹先任翰林院檢討早世次即君幼警敏過人方七歲時聞講周易輒能會大義少檢討君二歲檢討君亦異其資嘗與允屬對語意卓犖君或駕之聞者以為雙鳳長補郡庠弟子員即受知督學王凝齋石東濟諸公咸以偉器稱之正德丁卯舉於鄉會試弗偶游太學太學生樂與之

遊以資麗澤比卒業將歸謀於檢討君曰先君齊志
釐遺授封館職叔竽扶風者以節顯吾兄弟　旣忝
衣冠後各華其身矣兩叔貧布衣能無歉乎檢討君
然之遂稱貸爲補散官且製衣冠亟至代召親黨祝
壽觴之咸榮其家而多君之舉城東故有小園構精
舍講習代之文士多就之益大有得辛未舉進士改
庶吉士初扶風君委城畧陽遇賊力戰而歿畧陽尹
倘忒者畏罪匿不以聞君贊檢討君力爲疏理　朝
廷嘉其節贈光祿少卿　諭祭一壇子紹鄉廕補胄
監今爲裕州同知癸酉授編修蔚有文名爲儕輩推

重會檢討君訃至自代即疏請歸養蒙允時一子方疹殤二日劉孺人以哭子病幾死君馳往不暇顧路經廣昌諸遊邑警報方急竟冒險兼程抵家痛迫若不欲生其友愛類如此既襄事奉母太孺人張入京撫兄所遺孤視如已出母素性嚴君與劉孺人曲爲奉承問所欲而進務得其歡心戊寅秋太孺人誕日堂下忽生瑞草一本秀異天成鄉人僉謂孝感繪爲圖賦詩詠之庚辰丁太孺人憂服闋 召修 武宗實錄筆削多中肯綮爲總裁諸公所嘉乙酉實錄成賜銀幣衣服膴甚晉右春坊右中允 經筵進講必

積誠累日色溫氣和閑雅懇切　上特嘉納君白而長身儀觀甚偉性明敏見事即了無滯礙尤善談吐論世符情論經符理聽者唯唯忘倦伏義好施交人嘗貸金若干聞其歿往界取券焚之旣入翰林學益篤博極羣書詩文超軼自成一家工書法爲時所尚襟度夷曠不嬰世故與人無忤一見猶平生病在告閒遊相望卒之日遠近驚駭或失聲曰孫宫允一至此乎壽四十有二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學詩墓表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參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父推官公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决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勳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

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豈肉疎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娩娩若處女腹中坦坦不畜蟀甲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狡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旣葬廬於墓側産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

以為瑜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
事巳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
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
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
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
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
修鄭陳君束出為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
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為按察副使又三年
余起為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
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

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天
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
成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
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称
恩暇則相與挾盃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
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
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幾及其半出
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
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
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粲然自見其才

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蘄以得魁梧瓌偉之儁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右春坊右中允秦君鳴夏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名鳴夏字子亨號白崖浙之臨海人也僉事公舉包宜人嘗夢仙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而君居其次其長刑部員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修撰鳴雷也僉事公按察福建時君年纔十歲巳能日記數千言且善屬文文多敏思僉事公故不樂仕一日稱君解官去行次崇安發病卒君以童稚扶櫬執禮如成人伯父叅政公奇之曰吾弟不死矣授以家學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意教習去留視諸升爲待
讀君質旣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
激殊遇益自刻礪務爲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
編修乙未會試爲同考試官丙申奉　命冊立魯王
戊戌廷試進士爲受卷官扈從謁山陵應制撰　太
上神冊表己亥春　哀冲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遴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
翰林修撰庚子補經筵官同修大明會典諸書是時
同拜者三十餘人獨壬辰科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
偉長髯隆準而白皙尤爲人所注目辛丑再奉　命

冊立周王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金文綺幣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檢言者力擊以去獨君諸所取士一一稱當絕無可嫌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搆或疑有他久之影辭漸騰爲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鄉試故在君所取士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置獄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人試文爲據然進士中同逮者業已坐他官贓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成而上怒亦解罰兩人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冠還鄉里葢從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

儀表自飭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輦轂下門客遊士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　命主試勤小察遍審若槩寃而竟以詿誤見疢心跡不自固已不能無少邑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騷潰日夕盻盻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守攻取之勢乃更慨然懷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是撫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爲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視師北歸復以名聞新　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藉以售其所爲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六日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

魁梧與人款款胸次盡披不爲深刻拜春坊時御史
論薛文清應祀與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
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
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
汗馬者而况吾道之於著述耶自秦火烈異端熾諸
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
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厥所
入流遡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
有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興從祀以風示學者
非瑄不可其策倭寇則曰不守海而守城猶納寇於

門而拒之堂也不習水戰而角於陸是示人走而青
其狄敵也其請擇將練兵設守節財具有餘議未及
畫試聞者悲之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墓誌銘

徐階

嗚呼此予癸丑所舉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之墓也　國家以文章取士往往因言以得人而邇年士所爲文率恠誕浮靡豐肉而少骨君獨溫厚平實間指言時事不激不阿予徧語同考曰茲其所謂有德者之言歟及撤棘君來見拜跪揖不苟拘拘爲恭敬而規矩繩尺無一不合踰月對　大廷天子親擢以爲第一君又來見坦坦翼翼如前時予心語曰茲有德者之容歟留與之語其於天理人欲

君子小人之際辯之甚晰持之甚堅而退然若無能
者已又察其所爲自朝謁後日閉門讀書不輕與人
接尤不輕有所取予予益重之曰君眞可謂有德矣
天子以是人儲之翰林他日講筵綸閣當必大有所
補益非獨文爲國華已也後三年　天子降節冊遣
使封諸藩君入拜　命後期柄臣素惡君慢已遂出
爲惠州推官予意君必慍君頗深自咎無幾微不平
見於顏面亦無憔悴可憐之色又以予嘗推延平數
過予問所以理刑之要至聞小民爲吏侮法所苦輒
蹙然若身受之予於是又歎曰君之德滋益厚矣夫

德厚者其所享必裕雖出當復還抑天將使習民事以全其才而大授之耶明年予力薦於銓部改南京太僕寺丞改尚寶司丞又三年轉南京國子司業甲子考績入都于時濫秉政因請暫爲中允管 誥勅予以爲昔所望於君者行且副矣踰年丁其父修撰君憂明年得疾卒告者屢至予終不肯信最後洗馬林君恒貞涕泣爲予言之予始哭曰嗟乎 朝廷失一士矣凡予所望者旣不可副而天亦於是乎不可知矣方爲文祭君而君之弟誥與其子以編修張君子繼狀乞予銘墓中之石予不忍闢恒貞復請予曰

德言待此以瞑目乎乃爲之銘冀以慰君而塞予悲焉然予每中夜屈指天下士可爲朝廷用者必及君蓋予望之素深每忘其死如此嗚呼予之悲其殆非銘所能塞也夫君諱謹字德言別號環江世爲福州之閩縣人曾祖志祖琛壽官父伯亮以君貴封翰林修撰母阜氏元配石氏繼鄧氏贈封皆安人子一庶廣君生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十二日卒丙寅三月十日年僅四十二君在翰林同考會試者再得士甚多其他善行亦多可紀予獨識其悲君者故不及備書然有子維狀事核而語文亦足以傳矣銘曰

力而

升之兮孰抑而卑之曲而進之兮孰拒而懸之望而不果剛兮姑銘之以塞吾悲嗚呼悲可塞兮不可塞兮重為君賜文以咨嗟其將奈何兮天實為之

春坊賛善大夫愚菴李公希顏墓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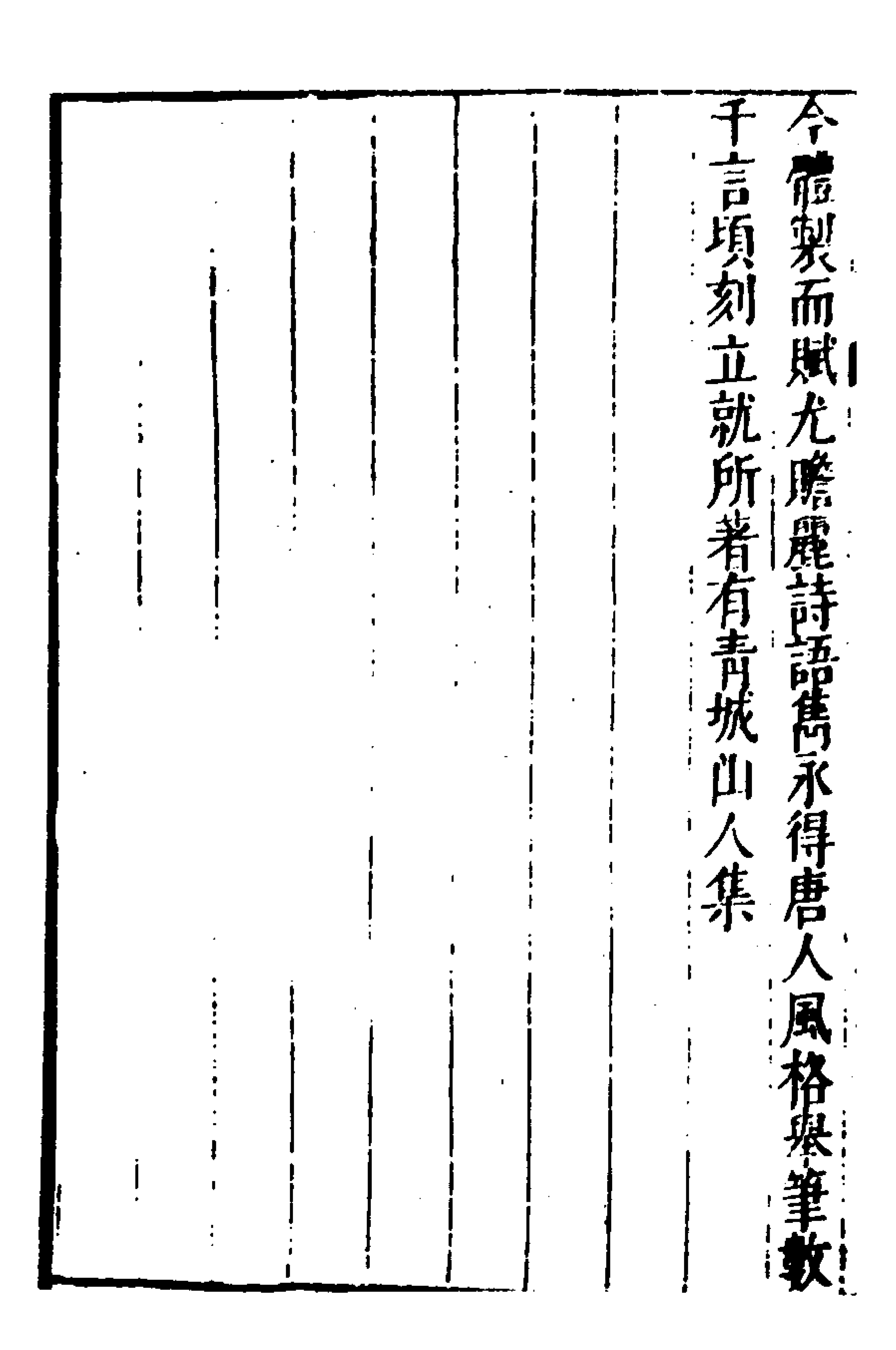
王尚絅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公性行峻茂貫穿羣籍　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所幾擇爲諸王子師令分建十王者是巳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　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事立朝風節巋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賛善大夫已而　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

廟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頽領時或陶情以酒或貧以醵所嚣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滿司賜與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橐以別首戴箬笠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築𤱶莫問鄉井剧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豪合卒忍氣以死

春坊贊善王公汝玉傳

王汝玉名璲以字行其先蜀之遂寧人六世祖極仕宋爲吏部侍郎僑居吳中遂爲長洲人父立中字彥强元末老儒士至知松江府人　國朝致仕有文學善書汝玉穎敏强記年十七中浙江鄉試洪武末以薦擢郡學授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再進春坊贊善預修永樂大典　仁廟在東宮特深眷注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名大振然忌者衆竟以他事下獄死洪熙初追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爲文兼古



今體製而賦尤贍麗詩語雋永得唐人風格舉筆數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儒林郎右春坊右賛善武進陳公濟行狀

金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父貞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貨遷比還先生以其貲之半買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恪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廢指無憚勞勤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

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令内外詞臣暨太
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
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
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
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凝滯疏抉剖析咸
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
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賛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
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
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据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
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啟沃甲辰

夏五月日暴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先生重厚修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太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教爲二弟底於成立尚書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位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阯歲時書問往來不絕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僦寓闤闠一室蓬戶蓽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藻繪嘗曰

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
綱目集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贊善梁公潛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萬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
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
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
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
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
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悼惜
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此京慟
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
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

嶷然有耳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前例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且暮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析析有備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刻意興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

生處爺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徒來歸以累
千𡖖有溝洫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
之來乞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歐陽
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環處稍不
得所欲即獸怒跳躑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
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
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
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賜白
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
兼右春坊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克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八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公方明決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其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為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特勅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部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

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
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次年及於禍嗚呼用之
固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
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
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
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巳用意閩程朱張之書往而益
探其微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
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所高處過晉宋所著
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
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忘之

義人有過面訴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惟好如

初焉用之歿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楨

楡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

翰林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編修陳先生完

## 墓誌銘

楊榮

始余游郡庠聞長樂陳先生仲完以文學行誼著於鄉心甚慕之而以未識爲恨暨余入翰林之四載爲永樂初元遂得會於京師覩其儀表聆其論議迹其操存踐履於是益敬而愛之而信昔之所聞者爲弗虛也既而先生用薦擢翰林編修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編修皆同寮由是日得相親鄉郡之好藹然甚歡也不數年余以扈從北上而先生留南京雖睽違既久惓慕彌切每復一見情意益密惟先生之

在詞林日侍內廷小心慎密編摩纂輯克專克勤其在春坊論思精切贊輔得宜夙夜在公恪盡乃職以是深蒙　恩眷錫賚益隆時　東宮以皇孫日長察先生忠厚特命侍講學先生貌恭氣和詞意懇款啟廸有方多所裨益十五年春三月隨侍來北十八年夏五月復還南是秋大比承命主京闈文衡去取惟公上論悅服比冬復至北恭先生崇道敦德樂善好義之志愈老而愈篤人無戚疏賢愚貴賤皆稱其爲有德君子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以疾卒於北京之寓舍方疾亟時以其子洽在鄉遺命訓飭之甚至而

殯殮一一皆以命其從子中書舍人鎣與洽而後得揚
搢文選主事陳良卿友翰林修撰李騏葬之一時
斯文莫不臨哭弔祭欷歔太息以爲無復有斯人矣
明年春洽聞訃而來將奉喪歸葬其鄉大溪山之原
以鎣所述行實來謁余銘按狀先生諱完仲完其字
也以其恬憺簡約自號曰簡齋其先光州固始人五
代時因避梁難入閩居王融南陽之新豐至諱泰者
析居長樂之江田再世有諱鑑圓者登宋進士第歷
國子監丞朝散大夫信州府知府又傳十一世諱叔
友者爲宋興化軍主學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世榮

任福清知縣有善政祖諱宗舉考諱天雄皆隱居弗
仕而樂善好施輕財重義人多德之母張氏有賢行
先生自幼務學孝友謙恭年十五選充邑庠生從吳
彥信業希武二先生受學洪武甲子與從子湜洵皆
薦於鄉鄉人有一門三舉子之謡是年丁外艱弗及
會試服闋用薦分教延平郡學復改直隸寧國其為
人雍容和緩簡默凝重而表裏一致其為學務窮理
實踐而不屑屑章句其教人循循有序不厭不倦而
多所造就其接人禮意兼盡而無忤於物求詩文者
輒舉筆成之雖若不經意而詞理俱造人鮮能及有

廷葉若干卷藏於家嘗以事還鄉率宗人建祠堂以
奉先而尤諄諄訓戒子姓以務學力善無忝祖宗姻
戚鄉族莫不倚賴焉先生生元至正己亥十月八日
八日享年六十有四未卒前數日余與學士金公幼
孜往問之先生從容與語移時若無事者及屬纊之
際神氣清明未嘗少亂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為人
温厚質實與物競平居寡言至於論事是非可否據
理擇義無所回撓嘗有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大
子令兩坊長官簡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為左
坊長執筆畏縮不敢下遽起稱疾不出次當仲完長

坊事即援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皆服其明決被汰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　皇孫經多所輔益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　皇太子恒言春坊如陳仲完不易得實錄

# 贊善徐公善述傳

黃佐

徐善述字好古浙江天台人邃於經學且工爲詩以爲校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秩滿陞國子監助教立簿籍以稽課業因鑒別其人之高下有犯小過而素行不玷者輒進言得免於罰以是諸生多競勸同官侯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復自是忿戾稍沮每過善述曰我見公心靜權如飲醇然何也自非賦性冲和何以至此因曰爲令之叔度云　仁宗爲皇太子時簡入宮寮爲左春坊左司直郎每作詩使善述稽摘數過乃已多自書屢爨以賜之善述亦

贈官保傅謚例

盡心不懈於文事多所啓沃　仁宗每見聽納陞右贊善以疾卒於官爲人淳厚質實學識端正狀介恬靜不爲阿附　仁宗即位追念輔導之長賜太子少保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祭之

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善述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鑄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

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簡靜皆爲搢紳君子所重後十年景範年八十致事歸好古陞左賛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搢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尚書其講説及作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爲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太學六館士皆推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當預纂修翰林者衆

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
用所學進對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
之日　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哀惜之意好古平居
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徇外性澹泊寡交處
家貧於於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
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
㬎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
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
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嫗負所乳兒脫走得
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士奇初識徵

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祭相與者二十年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為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為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言裨益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冬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悼不已自為文以祭及即位又為之　勅守臣特祭於其家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述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明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贈奉議大
夫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念菴羅公洪先墓誌
銘　　徐階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
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
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槩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為良
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為理以任情
為率性以戒慎恐懼為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羅公有憂之數
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

知矣而不必能致徃徃聞用功請輒生詫訝其弊將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言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上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

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
知精而力鉅嘗昔未冠即幸受業豐江黃公之門及
舉進士與南野歐陽公爲同年益得相切磋於問學
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後六年始獲識公公於時
所交游盡一世名士而與予言獨相入未幾公請告
予亦以論孔子祀典議不相見者十年已乃同召爲
宮僚明年夏予道先夫人憂歸其冬公及荊川唐公
浚谷趙公論　東宮朝儀罷爲民自是不復見以卒
每憶與公對榻劇談宛然前日事未嘗不泫然而泣
也公爲學尤務力行居父母喪終三年不入室先世

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季卒哭之累月寢食爲失常與人處言語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動以利所居沒於水遂撫中丞馬公暨公前後所郡坊値謀改築爲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旣推轂荆川起家爲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意於公公對以顧畢志林壑荆川邀公會齊雲巖將强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得兄爲之卽比自效可也羅贊善歸兄未甞入城市絲關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關益與世削跡然閭民所疾苦輒蹙頞思去之邑故多盧糧言於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弊頓絕

建同江水次倉去邑之虛丁二萬民以不困於役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千石率士友粥賑給之閩廣寇流入吉安握兵者不能制公爲畫策守嚴而戮力寇遁去嘗遊衡嶽附楚石欲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儒學招者作長書拒之故公之初士大夫或疑其學近禪久乃知公眞能主靜歸寂本無欲以措之經世卓然得致知之眞傳也公當

世宗皇帝朝旣屢爲時宰所擯沮　今皇帝登極公論明矣乃公則已先卒僅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諡文恭而不及見諸用豈非斯世斯文之厄歟公

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厥初豫章人三徙而居吉水曾祖艮廣東海衛經歷祖玉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考循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晉抗遊瓊侃侃著風節娶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公公年十五聞下視舉子業得傳習錄手抄而讀之晝夜不置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

世宗覩其文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忠宜擢之首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發還充經筵展書官己亥　召拜贊善充經筵講官凡三立朝皆不踰歲而歸甲子八月十五日卒於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配

曾氏生子曾光吉水邑庠生能世其學孫男靜艮靜
公卒之明年二月側室劉氏生子曰夾尤某年某月
某日世光葬公赤石潭山之原介其姻文遐曾君同
年曾公門人曾乾亨王暹劉敎以公門人提學寇副
使胡君狀來徵銘予與公友三十年旣不能及公之存
爲起之則令誌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得辭也公
有文集君于卷吉水令王子嘉予巳鋟梓邑齋而公
嘗手書一册與今提學侍御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說
爲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
不存而存爲學之至公絶筆也予且告周君刻而存

之銘曰　昔在洙泗以聖爲師於道之實會或失之別世之下學以口耳達道日遠理固宜爾猗公奮起獨悟道真棄辭以言實至以身傳佛詞章一時盡謝斯道復明厥維公力公身雖隱公言則彰我銘揭之彌久弗亡

念菴羅先生傳　　王時槐

念菴羅先生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

念菴慕一峯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先生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先生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頰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乃及求請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者肆求登未嘗以言詞先人然觀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避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荊莽蓊薈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洞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嘗江水漲先生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先生家故窶而嘗御臺省餽坊數千金財幣

府檄縣邸助先生構室先生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先生偕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尹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戸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册先生念詭寄重爲民病戒里中核畝收賦督册憲使即以邑册請先生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歡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今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

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師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疵人也壬戌王龍溪公歲以專靜不違順應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門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稍厭執着放縱張皇象倚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學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莽蕩一生有

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略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悟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柳節推周公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洞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

生生戛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都從尋求中得由人議取益辛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王公之学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先生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先生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始先生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與章漕餉邊防戰陣亦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何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概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少忘天

下士忽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
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叡行狀

程汝器

先生諱叡字仲魯號貞一道人晚年尼瘖疾自稱貞一瘖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先生曾祖諱玖祖諱賓考諱闓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敏穎悟過人幼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夏不就涼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質超邁務學之勤牧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凡有疑難必精記逐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翁捐館為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執弟子服衰哭之慟

遷葬於里之高踪先生既冠遊於江淮兩浙一時知名之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赴應浙江鄉試不合有司歸家取友於鄉里如倪仲弘鄭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雲庵玉蓮僧舍窮日夜潛心於諸經子史靡不研窮攷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變至於山川嶽瀆草木昆虫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充養其端以實踐焉會元季干戈聿興四海鼎沸鄉里横潰殺人如刈卓菴先生惻然不忍

乃設宗與其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　天兵以復郡邑凶惡者劾之柔善者扶之諸大家來依者亦曾諭勸化相爲保全之計事竣退歸田里不希進用惟以悅親爲心翌正丁酉居内艱己亥居外艱哀毀踰頃幾絶葬祭以禮廬於墓側扁其樓曰春暉庚子秋弟同提兵爭郡易不克棄妻孥單馬原庸亡之西澗用兵姑蘇　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并次子淵存寓江寧爲質已而知同遇張士誠之害方釋放先生安慶税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請事宜還京師而安慶城陷於陳寇夫人與薛婦襁孫赤

子攜負入山谷勢急棄赤子於草野以身免難家僮余奴亦從負避見遺赤子抱以壽夫人不獲求乳於村婦逾旬而後子母以完城復平定先生自京師復任未逾月　朝廷選儒官委參軍府同領入川蜀隨軍參贊先生以肺疾辭得歸田里洪武初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入閩先生長子澤先從事王公幕下公素知先生學行遣專使禮延先生至三山爲館於中山之陽載越歲以疾辭歸洪武甲寅乙卯之歲屢奉　朝命郡邑交劄勘問先生疾愈與否郡府命醫視月肺疾難瘳由是復命得遂田

園雖臥病中猶激厲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邑之李
文徵休陽范平仲吳羅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於
朝凡遠近祖宗墳墓有傾圮者務堅完之荒蕪者
芟除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自誅者𧃍溪人也壬寅
之歲來宰婺源廉公有威强暴者畏而族之甲辰冬
鄰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厥暴於河事平先生
備衣衾棺槨買地於環村營塚壙葬之鄉里兵燹後
有喪不能葬者亦皆爲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
制割田四十畝立定規俾子孫永守立祠額日者存
丧亂之餘鄰境銀鋒泊水浮梁有流移顛沛來依者

悉皆捐粟與之食假室廬於村落俾居之時平皆令
復業洪武甲子孟秋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
上道至則司禮官引見　上舉書之西伯戡黎篇命
釋之先生詳析發明深愜　聖意時受顧問俾輔贊
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　上亦日召侍
講周旋於　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趨朝
則同班賜坐則聯席入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
天顏每爲霽威　上嘗憫先生年老氣喘勅賜朝
房俾便於趨朝萬幾之暇命續製薰風南來詩諸作
皆稱旨諸近侍臣僚亦皆推遜春夏萬物發生之

際人有罪至死者先生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常稱先生爲善人明年須　詰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載至可其請三月朏　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先生既至賜坐語次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曰未知曰非不曾以老病故請還發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喘嗽爲病誠惻然恒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君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君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勢須求見當戒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東俾僮僕輩示之君曰仰蒙聖恩于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　聖訓是欲俾全其晚節者敢不欽佩以矢毋負上心　明日辭　朝都門送車百兩觀者塡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爲千載一遇也先生

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欸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所為文章深而醇厚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咸歸於正積有十帙名曰湛淵集又十有六年考終於正寢年七十有九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尹君襄墓志銘

董玘

嗟乎舜弼吉之永新人盖國朝翰林文學之臣吉最盛其在永新則呆齋劉文安其一也舜弼少有名比入翰林人咸期之曰是且繼文安者乃不意其止此也舜弼姓尹氏諱襄舜弼字也尹於永新最故而衍父諱某博覽能詩號松陰以舜弼貴贈翰林編修母某氏贈孺人舜弼生有異質日記數千言年十九爲縣學生二泉邵公督學江右獨器重焉二十舉鄉試第一時松陰公已沒念母孺人老久不赴禮部試正

德辛未予得所試卷將寘魁列有抑之者數爭弗能得爲梓其文以傳尋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閣試屢先羣輩踰年以母憂歸丙子服闋特授編修明年丁丑同考禮部　今上登極奉　命祭告南嶽及古帝陵之在湖湘者比還與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予爲副總裁日與同事乙酉秩滿遷侍講尋以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經筵直講丙戌予主試事舜弼復爲同考居無何疾作醫誤利之加憒悶予往視已不能言矣術舉手如捫狀翌日遂卒　上念講臣　特命有司諭祭前此五品非學士不予祭蓋其異數也舜弼性

醇厚端靜言笑不苟其爲學沉思力索多自得者隨所讀書有見輒筆之飾端又病近世與程朱爲說者嘗著論辯析曲中其隱兩爲同考校閱恒達旦不懈得名士爲多在史局祀述詳確有體每直講意寓規諷一日講說命罷有言請問講意誰爲者人爲危之應曰吾職也孝友尤篤幼時松陰公所口授語佩服終其身奔母喪冒風濤咄發舟幾覆事伯兄依都君甚謹小事必咨而後行女兄貧歲分粟遺之以爲常有里師嘗從授句讀者既沒撫視其二子不衰與人無宿怨也家有恭害者不與校既而以事過後厚遇

之其人卒愧服家居與官府不相聞親故請求殆絕
居常不問有無疾革假貸為棺斂費為詩文典實不
事斷削有巽峯稿若干卷年止四十有三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楊公傑墓誌銘

陸深

公諱傑廷俊其字也別號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曾祖叔成祖玘舉於鄉授鳳陽府通判再遷鎮江府同知父灝修隱操以公貴累　贈司經局洗馬初鎮江府君之歸也囊無餘貲時時教授鄉里至教公聰悟異常奇焉比成童爲邑諸生每試必先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讀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追古作者後進士多從之遊蔬食菜羹淡如也時饑郡之守素不知公

意欲公往而後修好公終不往素知公若或從他郡招公公亦不往其自守如此壬辰再試再不利再入國學時太宰耿先生好問爲司業知公數與議論天下士多與之游戊戌禮部試　廷試俱高等爲庶吉士時學益進造詣益深庚子授翰林編修聲望日重癸卯滿三載賜　勅進階文林郎　贈考封母如制甲辰會試爲同考官稱得士戊申　孝宗敬皇帝龍飛充　經筵官有文綺白金之賜己酉滿九載陞侍講尋充講官啟沃得體辛亥同修　憲宗實錄成有銀幣襲衣之賜遂陞司經局洗馬壬子爲應天府

考試官是科最稱得士甲寅滿三載賜　誥進階奉
直大夫加贈考加封母復如　制配黃孺人進封宜
人尋充日講官復以大臣薦充　東宮講讀官一歲
修　大明會典未終事而疾作竟不起享年五十有
六事聞賜　祭一壇葬特恩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終